

第三十二章 樞密院前、大好頭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城門那邊黑洞洞。

城門那邊冷清清。

城門那邊早已清空出來，京都的居民們被攔在警戒線之外，滿臉震驚地看著南來的這一行隊伍，看著這些人身上帶著的血，看著那些馬上伏著的屍體，看著挺直後背，騎在當頭第一匹高頭大馬上的年青大人。

一片嘩然！

睽違京都一年之久的小範大人終於回京了，但誰也沒有想到，隨著他一起回來的，竟是這麼多的屍體與血漬，還有一輛破爛不堪，似乎隨時都可能散架的全黑色監察院的馬車。

在遠遠圍觀的百姓們竊竊私語著，議論著，震驚無比，看著眼前的這一幕，人們都猜到，一定是在小範大人回京的途中，遇到了什麼凶險的事情，隻是沒有人想到，所謂凶險，其實就發生在安樂繁華的京師附近。

京都守備的軍士們沉默地牽著馬，在隊伍的兩側進行著護衛。

百姓們滿臉惶恐地看著，確認了不是朝廷緝拿小範大人，然後便開始紛紛猜想了起來，聯想到範閑那個驚天動地的身世，聯想到過往一年間的傳言，聯想到內庫這些敏感的詞語，就算愚如民婦們也知道，肯定是朝廷內部有些人想對小範大人不利。

範閑在江南的事情，雖然影響了一定聲譽，但在京都，他依然擁有著極高的聲望，春閨案，獨一處，殿前詩，北齊行，在京都人的心中，他是最大的驕傲與朝廷最後的良心。

...

“學範大人！”

“學範大人！”

百姓們看著帶傷的範閑，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關心與支持，也不知道該如何請安，隻好隔著老遠的距離高聲喊著，喊叫聲此起彼伏。

秦恒側臉看了他一眼，眼中露出一絲豔羨之色，馬上回覆了平靜。

範閑望著那邊烏壓壓的人群，微微點頭，麵色稍柔了一些，心底裏也不禁感動，他自問這第二次生命並沒有從內心出發為這些人們做過什麼事情，但便是自己偶爾帶來的一點點好，這些百姓們卻能記一輩子。

京都雖然黑暗，但這些民眾的心還是向著光明的。

有些膽小的百姓忽然尖聲叫了起來，對著範閑這一行馬隊指指點點。

範閑不用回頭，也知道是什麼震懾了百姓們的心神。

身後的馬匹下方，拖著一塊從馬車上折下來的門板。門板上綁著一個奄奄一息的血人，這個血人身上的血已經止住了，先前流出來的鮮血，此時也已經變作了烏黑的顏色，將他的衣服與身體漆在一處。更為恐怖的是，這人的兩隻手臂已經齊肩斷了，隻剩下兩個血口，一顆眼珠子也沾著血漿子癢了下去。

還有兩隻被砍下來的手臂，被人用布條胡亂係在門板的邊緣。

這正是雪穀狙殺中，唯一活下來的那個活口，一路被監察院眾人拖到了京都城門處，沿路巔波不停，場面淒慘。

範閑沒有一絲表情，一揮手中馬鞭，當先往城門裏駛進。

穿過陰暗的城門洞，甫一見京都深冬雪景，範閑深深吸了一口氣。幾十名穿著黑色蓮衣官服的監察院官員迎了上來，一人沉默地牽住了範閑的馬韁，其餘的人去後方接應那些重傷後的同僚。

牽住他韁繩的那位官員麵色黝黑，沉痛說道：“下官失職。”他看了範閑身邊的秦恒一眼，“煙火令後，城門暫時關了，所以未及出城接應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有些疲憊說道：“沐鐵不要自責，這和你沒有什麼關係。”

他接著說道：“沐風兒！”

沐風趕緊從後方跑了過來，老老實實地站在了馬旁，他的臉上也浮現著憤怒與不安的神色：“沐風兒在。”

範閑微微低頭說道：“你帶一部分人將這些兄弟帶去養傷，安葬的事情明日再說。”

“是。”沐風兒領命而去。

範閑對沐鐵說道：“你帶人跟我去一個地方。”

沐鐵疑惑，心想大人受傷嚴重，想必宮中不會急著召見，這麼急著去哪裏呢？卻知道在當下這種時刻是斷不能問的，低頭領命，同時向街邊的聯絡官員做了個手勢。

範閑看了秦恒一眼，問道：“入京之後，還有人敢殺我嗎？”

秦恒想了想，說道：“沒有。”

範閑說道：“那你為什麼還要跟著我？”

秦恒又想了想，為難說道：“我怕你要殺人。”

範閑沉默片刻後，說道：“今天我不殺人，因為我還不清楚該殺哪個人。”

...

隨範閑歸京的監察院官員們被接走療傷，他的身後換成了自己原來一處的官員密探，就這樣安靜肅然地往京都深處走著，不一時便來到了天河大道上。

隊伍的後方還是拖著那輛快散架的馬車，和那個門極和那個慘不忍睹的血人。

一路行來，盡數落在了京都百姓的眼裏，道路兩旁圍觀的人群越來越多了，不自禁地發出幾聲抽冷氣的聲音。此時市青間早已傳開，小範大人奉歸京述職，不料於京外遇強人伏襲，監察院死傷慘重，小範大人險些身死。

自十四年前的京都流血夜後，京都便一直沉浸在安寧之中，已經有許多年沒有發生過如此令人震駭的事情。

範閑筆直坐在馬上往前行走著，身後不斷有監察院一處的人匯攏到隊伍裏，隊伍越來越長，卻依然一陣沉默肅殺。

看著這一幕，京都眾人各自心寒，不知道是不是京都裏馬上就會血流成河，沒有人敢低估範閑的魄力與狠戾。

京中的監察院官員大部分屬一處，範閑便是一處的祖宗，祖宗遇襲，這是何等大事。也不用怎麼發動，京都裏一處的密探們都行動了起來，隨侍範閑的加入了隊伍，暗中去查辦地開始通知各府潛著的釘子。

範閑忽然一拉韁繩，停住了馬匹，回頭看了一眼自己那些麵帶毅然之色的下屬們，微微皺眉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這裏有近兩百人，我們一處攏共才三百一十個，你們不辦事了？”

沐鐵心想今天這陣勢看樣子是要去殺人報仇，人帶少了怎麼能行？在京都堂皇殺人，就算再有理由，隻怕最後也要慘遭鎮壓，今兒個一處是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都押在了範閑的身上。他咬牙回道：“全聽大人安排。”

範閑閉目想了會兒，“不要再來人了，我不是去殺人的。”

一直跟在他近處的秦恒聽著這句話，心頭一顫。

然後這一隊人繼續開動，在京都百姓驚駭的目光注視下，沿著平日裏安靜的天河大道，那路兩畔的流水，緩緩向著遠處的皇宮行去。

...

言冰雲站在窗口，隔著玻璃窗看著樓下的道路，看著路上那一隊殺氣騰騰卻又無比沉默的隊伍。圍觀的群眾已經被京都府的衙役們驅散了，天河大道上愈見孤寂。

他看著騎馬行於最前方的那個人，微微歎息了一聲。

一名下屬叩門而入，跪於地下稟告道：“已派人通知陳圓，警備已提至一級，六處全麵啟動，已控制樞密院附近街巷。”

“讓二處扔下手頭不緊要的活兒，全力查山穀伏襲之事。”言冰雲沒有回頭，隻是看著路上的範閑。

那名下屬領命，抬起頭來問道：“提司大人正往那邊去，要不要接應？”

言冰雲思考片刻後說道：“準備一下，如果大人真的動了手...”他的麵色微變，旋即苦笑說道：“放心吧，大人不會動手的，他比我們還能忍。”

那名下屬愕然抬頭，看著言冰雲，心想提司大人遇襲，小言公子怎麼如此鎮定自若？居然不急著出院去迎接提司大人或者是...阻止提司大人？

...

在皇宮與灰黑色的監察院之間，還有一座建築，上有蒼龍盤踞，下有石獅守門，衙門大敞，石階其下，看上去顯得威武莫名。

範閑沉默騎著馬，向著那座建築前進。

他身後拖著的那個門板，在天河大路盡頭的石坎上顛了一下，終於承受不住斷開。那個血人的腳還被束在馬尾之上，在地麵上一彈，重新又被拖動，隻是那雙斷臂卻落在了地上。

早有監察院官員將這對斷臂揀了起來。

那個血人被顛醒了，發著難受的呻吟之聲，隻是半個下巴已經碎了，人也處於半昏迷的狀態之中，根本說不出什麼話來。

這人被範閑的馬拖著在地上行走，血水再次迸出，在雪地上拖出了一條長長的線。

血線。

血線盡頭便是那座建築。

範閑眯眼看著石階上的那個衙門，看著石階兩旁威武莫名的石獅，在心裏歎了口氣，往年在京都，自己因為皇帝的壓力與自己的自省，刻意與這裏拉開了距離，算到如今，這竟是自己第一次來這裏。

這裏就是慶**方的中樞，當年的兵部，後來新政裏改稱軍部，如今早又回複古稱樞密院的地方。

樞密院奉陛下之命，控制著慶國所有的軍力調動，負責一應對外征戰之事。在這數十年的戰爭之中，不知道湧現出了多少名將大帥，不知為慶國獲取了多么土地與財富。

慶國的軍隊乃是天下最強軍，慶國的樞密院便是這最強軍的頭腦。

...

樞密院裏的人們早在範閑入城的時候，就知道了這個震驚京都的消息，等到範閑一行人往樞密院來時，所有的將軍們都感到了一絲詫異與不安，已經有不少軍方官員已經跑出了樞密院，站在台階上，注視著範閑這一行人。

範閑就這樣安靜地坐在馬上，也不下馬，隻是看著石階上那扇緊閉的大門。

大門緩緩拉開，五六位樞密院的大臣急步走了下來，而在他們的身後，樞密院的兵士們也握緊了刀槍槍杆，警惕地盯著衙門口的這群監察院黑衣人。

場麵似乎有些緊張。

但範閑不緊張，他認得出門來迎自己的乃是樞密院二位副使以及三房副承旨。如今秦家老爺子一向稱病在家，樞密院管事的，便是這幾位高官了。

他一揮馬鞭，止住那位樞密院右副使開口，不給對方表達關心、憤怒、緊張、憐惜之類任何情緒的機會。

範閑緩緩開口。

“我知道，你們當中有很多人不想我回京都，至少是不想我活著回京都。”範閑冷漠說道：“但...我還是回來了。”

樞密院右副使欲言又止，雙眼卻看著範閑身後拖著的那個血人，看著這慘不忍睹的景象，這位自血火中爬將起來的高官也隻是微微皺了皺眉。

範閑微微低頭說道：“本官於京都郊外遇襲，這件事情想必各位大人都知道了。”

樞密院右副使甫始開口說道：“實在令人震驚...”

不等他把話說完，範閑截道：“想殺本官的人是誰，本官不想理會，本官隻知道...是你們的人。”

你們的人。

這便把話定下了基調！

樞密院右副使大驚，皺眉反駁道：“範提司遇襲，我等同僚無不感同身受，隻是事件未清，還請不要太過...”

範閑不理會他，隻是輕輕撫摩著光滑的馬鞭，於馬上低頭說道：“何必解釋什麼呢？”

“你們認識我拖的這個人嗎？”範閑看了一眼馬兒身後的那個血人，微笑說道：“當然，你們肯定不認識，哪怕他一定是軍中某位大人物的親隨將軍，你們也不認識。”

“這個人是今天襲擊本官留下來的唯一一個活口。”他歎息著：“一個很好的軍人，可惜了。”

範閑反手一鞭，鞭尖極長，啪的一聲抽在了身後雪地上那血人的臉上，隻是那人早已奄奄一息，根本沒有什麼反應。

軍人自有其氣息，而樞密院中人早已從京都守備處知曉，此次伏襲範閑的小股部隊中，居然用上了守城弩，如此一來，軍方肯定脫離不了幹係。

此時的樞密院眾人滿心考慮的是要如何麵對監察院的怒火，陳萍萍的反噬，陛下的震怒，所以對於範閑如此明顯對軍方的羞辱一鞭，也隻是麵色微變，心頭惱火，麵上卻不敢太過直接地表露什麼。

從樞密院的正門處，又緩緩走出一人，隻見此人身材並不如何高大，但卻顯得格外強悍，尤其是那一雙眸子神光內斂，卻又咄咄逼人，一臉肅容，身後負著一把長弓。

看他身上紫色服飾，明顯是一位極品大臣。

如此打扮，不是回京述職的征北大都督燕小乙，又是何人？

...

偏生範閑卻是看也沒有看燕小乙一眼，隻是反手一鞭又打在了身後那個血人的臉上，在這入本就已經慘不忍睹的臉上再留下了一道恐怖的傷痕。

緊接著鞭尖一飛，將這個人卷起了起來，刀光一閃，係在馬尾後的繩索立斷。

那個血人直直飛了起來，越過了石階下的兵士，重重地摔到了樞密院衙門之前的雪地上，砸起一片雪花，一片血花。

正好摔落在燕小乙的身前。

燕小乙低頭看了一眼，不知道眼神有沒有一絲變化。

...

範閑一抬右手。

沐鐵抽出身旁配刀，走到唯一殘存下來的馬車旁邊，雙手持柄，用力砍了下去。

刀光一落，馬車廂最後一絲係絆也承不住力了，半邊馬車廂轟然塌垮。

無數個圓滾滾的事物從馬車裏滾了出來，滾過散亂的木板，滾過潔白的積雪，滾到了樞密院的石獅之下，去勢難止，漸漸堆高，將整個石獅靠著道路的一側淹沒了一半的高度。

是人頭。

無數的人頭堆積在馬車與石獅之間。

點點汙血，無數或睜或閉的血汙雙眼，頭顱下係著的絲絲絡絡肉絲，就這樣淹沒了樞密院門口威武石獅的胸口。

“伏擊我的軍中二百壯士盡數在此。”範閑淡淡說道，一揮馬鞭，遙遙直著石階上的慶**方大老們，“活人，我給了你們，死人，我也給了你們，我希望你們也能給我一些東西。”

然後他對一臉漠然的燕小乙說道：“令公子可好？”

最後範閑低頭，對著石獅那裏的兩百個人頭，牽扯了一下嘴唇，嘲諷說道：“大好頭顱啊...”

燕小乙抬頭，眼中精芒乍現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